

# 《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中的时疫和防疫

罗逊

汪曾祺写过，昆明闹霍乱时，梅贻琦告诫学生不要在外面乱吃，有同学侃侃而谈自己在外乱吃了好多顿至今也没有得一次霍乱，梅校长神色凝重地说：“同学们！这种事情是不能有第二次的。”

1938年4月4日，西南联大经济学系教授赵迺括抵蒙自。南迁路线有一条是坐汽车出镇南关抵越南，改走滇越铁路入云南，名曰旅行团，成员以中老年教授为主，赵迺括为团长。昆明房屋不足，西南联大文、法商两院暂设蒙自，成立蒙自分校，作为校务委员会成员之一，赵先生的当务之急是视察校舍，不想下车伊始即遭下马威，剧烈腹泻来袭，工作不得不终止。万幸的是，“医云非虎列拉”。

虎列拉，Cholera的音译，霍乱的旧称，当年治疗以补液为主，无有效抗生素，虽已是1930年代，仍是谈“虎”色变。据《申报》1932年9月报道，本年度上海霍乱大流行，共发病4281例，死亡318例。上海在旧中国无论卫生防疫或医疗救治都堪称首善之区，这不足10%的死亡率已是极低。到了1938年，难民涌入上海，8月7日的《文汇报》载：“本市霍乱流行，日来有增无减，愈见猖獗，两租界时疫医院之病房，早告人满，竟至无法收容，为历年所未有。”此次疫情记载的发病人数为11365人，死亡人数为2246人。至于昆明的情况，汪曾祺写过，昆明闹霍乱时，梅贻琦告诫学生不要在外面乱吃，有同学侃侃而谈自己在外乱吃了好多顿至今也没有得一次霍乱，梅校长神色凝重地说：“同学们！这种事

情是不能有第二次的。”

内政部法定传染病九种，其中伤寒、斑疹伤寒、赤痢、霍乱均以腹泻为主。日记中以斑疹伤寒多见，如1942年底，郑天挺大病一场，即罹患此疾。12月19日，病情迅速恶化，“口干又不得水，觉有高烧，作嘔不已，屁多，苦甚”，晨起测体温大增，达38.9℃，下午更升至39.5℃；此后发热反复达九日之久，且一直卧床不起，进食极少，还间歇性腹泻；直到24日才有起色，可以离床下地；27日热退尽；又将养了几日，30日至袁家驛家小坐，“病后初出卧室也，日光直射，神怡身旷”，病体方复原。

郑先生一直自负强壮，亦自知谨慎，除民国十五年曾病卧两三日外，近三十年来无大病。病愈反思有三：第一，饮食失节，每日工作至午一时才出办公室，或就小店零食，或回住所啃馒头佐冷菜冷肉，“多寡冷暖无常无序”；第二，起居失当，每日枕上必读，就寝往往迟至凌晨一时半以后，睡眠不足六小时，午睡也不能保证；第三，保暖不足，其时早已入冬，月初又骤寒，衣被仍寄藏乡间，“在城仅薄被一床，衬绒袍一件、破棉袍一件，已不能穿”，日间勉可支持，夜眠多不能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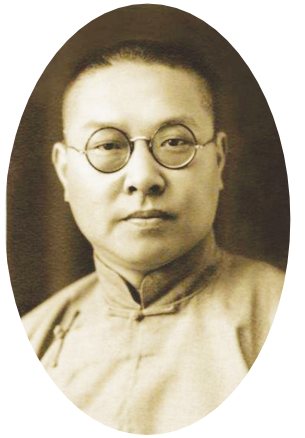
郑天挺孤身南下，自顾不暇，由此导致的抵抗力下降确为病因。更重要的是，斑疹伤



赵迺括



梅贻琦



郑天挺

寒属传染病，校方却一直缺乏针对性防疫。那几年联大教职员中患斑疹伤寒的不少，如1943年3月哲学系郑秉璧，4月常委会秘书刘本钊，10月训导长查良钊和北大办事处文牍组主任朱汇臣。来年仍不停，6月北大办事处事务组包尹辅抱恙，到了10月，英语系钱学熙、数学系江泽涵、物理系郑华焯纷纷病倒，用当前的说法，可称“聚集性发病”。

联大总务长卧病，并未前往医院，因昆明医疗不甚高明。国立中正医学院和国立上海医学院，不久即迁走；其他几家，公立的有昆华医院，1938年12月，董作宾患副伤寒于此住院半月有余；惠滇医院是英国教会医院，1939年6月21日，汤用彤长子、极具才情的汤一雄，割盲肠时麻醉过

量殒命；还有国立云南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即云大医院，1941年刚刚建立，联大生物系吴榭珍教授因十二指肠溃疡割治不效于1942年6月7日病故。

除却心理阴影，去了也无药可用。30年代中期，人类第一个抗生素“百浪多息”问世，抗菌机制也已研究清楚，大量廉价的磺胺药品都在快速生产中。磺胺属广谱抗生素，对斑疹伤寒有效，完全可以使用，而抗战军兴，实为天价，如航空工程系庄前鼎致梅贻琦的《申请困难补助》：“鼎于六七月间患病……（药物）价格过昂，均由鼎自购，仅药费一项即达三千元。”

只能“居家隔离”。校医徐行敏大夫的方案以支持治疗为主，卧床休息、多喝水、退热、清淡饮食，药物仅予“加斯加拉”，即“Cascara”，这是美国鼠李皮，一种植物成分的药物，多用以润肠通便。中医药于是登场，有一位同事沈刚如先生看过，他并非中医师，而是隶属教务处，因家传中医，联大教授们常请他诊治。谓无大热，以疏表为主，处方为：淡豆豉四钱，川柏花五钱，苏梗二钱，桑叶三钱，荆芥穗二钱，薄荷二钱，葱白三枚，生姜三片。这个方子很温和，厨房即可备齐一半药材，类似于民间的验方。不过，求助于中医，引发了好友毛子水的非议，他“大不谓然，以中医不可信耳”。郑天挺自己的态度是将信将疑，自叙三十年来仅食汤

药两次：一次是民国十五年于北平，因中煤气发高烧；一次是民国十八年于杭州，因咳嗽恐转冬瘟。这一次所开药尚平稳，他没有听毛子水嘀咕，托人购回煎服。

确实有功效。服下药后，郑天挺自觉周身轻快许多，胃口甚好。听闻平时不太信服中医的郑先生用了自己的方子，沈刚如又来探病，辨为温温征候，再次开具药方，郑天挺循例与罗常培商量，罗常培又与袁家驛、许宝騄谈，三人不放心，告之姚从吾，姚从吾以“不知药性”搪塞。见好朋友们如此态度，自己坚持服用中药，“不知诸公笑我否耳”，郑先生只能作罢。

还有心理疏导。联大总务处胡蒙子是前清秀才，南社老诗人，当时已六十有二，郑天挺口称“胡蒙老”。胡蒙子笃信佛法，将床前开水施以番咒请先生饮下，谓明日必烧退，对于老先生的好意，郑先生总是顺其心意，“知无伤，谢而饮之”。次日又来，送小米粒药一粒，谓食之宁神，先生“知其为佛法中之心理作用以安人者，必无伤也，谢而饮之”。

斑疹伤寒非人际传染，主要因鼠蚤体内的莫氏立克次体侵入破损皮肤或食用了被鼠尿粪污染的食物而起，防疫关键在于灭鼠。郑天挺病中得句“漏尽鼠无迹，天寒鸟忘晨”，其中提到鼠患，应为写实。又有1939年11月15日载“夜雨达旦，为鼠子惊觉者再”，

(下转7版) ➔

### 火警

法租界福州路... 消防队... 救火... 救火... 救火...

### 慈聯分會

增聘常務委員... 賑濟... 賑濟... 賑濟...

### 本市霍亂日形猖獗

孤島民衆... 霍亂... 霍亂... 霍亂...

### 信大祥新號

小東門外... 信大祥... 信大祥...

### 來函照登

敬啟者... 來函... 來函...